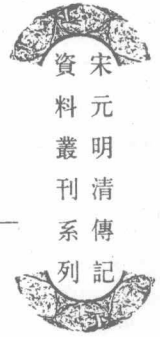


宋元明清傳記
資料叢刊系列

遼金元傳記 資料叢刊

本社影印室 輯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遼金元傳記 資料叢刊

本社影印室輯

13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阿合馬盧世榮桑哥列傳第八十八

蒙兀兒史記卷第百有六

武進屠 寄篋

阿合馬回紇種失兒荅里牙水上別納客惕城人別納客者古拔

汗那國也

北魏書亦作破洛那即今俄屬中亞細亞之費爾干那

阿合馬自幼奴畜於翁吉刺惕阿勒

赤那顏家察必可敦在室指使當意及來嬪以爲媵臣執宮庭灑

掃之役忽必列汗見其勤幹亦寵之

舊傳云不知所由進今據乞迷亞丁書補之其書又云汗之初卽位也以補克合里阿人賽夷

忒埃吉耳有綜覈才用爲理財長官一二七〇年卽至元七年賽夷忒埃吉耳卒汗命阿合馬代其位按賽夷忒埃吉耳卽賽典赤譯音繁簡之差世祖紀中統二年以燕京宣撫賽典赤爲平章政事三年命戶部尚書劉肅專職鈔法平章政事賽典赤領之當時財政以鈔法爲大宗賽典赤領鈔法所謂理財長官也但賽典赤於至元元年卽出爲陝西平章七年分鎮四川十六年卒於雲南平章之任西書謂一二七〇年賽夷忒埃吉耳卒阿合馬代其位誤殆以至元七年始立尙書省罷制國用司阿合馬由制國用使改平章尙書省事遂以爲代賽典赤缺賽典赤舊傳但稱同回人不詳其生產之地蒲克合里阿卽不花刺之繁音又足補舊史之闕

中統三年始命領中書左右部兼諸路

都轉運使委以理財之任明年遂請開鈞徐等州鐵冶以禮部尙

書月合乃兼領已括戶三千興煽之歲輸鐵百有三萬七千斤就

鑄農器二十萬事易粟四萬石輸官又設東平等路巡禁私鹽軍

阿合馬言太原民糴小鹽越境私販民貪其價廉競相買食解鹽

以故不售。歲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自今歲增五千兩。無問僧道軍匠計戶均輸。其民閒通用小鹽從便。由是鹽鐵之利始起。至元

元年十一月

舊傳八月此從本紀

并左右部入中書。阿合馬超拜中書平章政

事。後二年立制國用司。兼領使職。奏言。東京歲課布疏惡不堪用者。請就以市羊於彼。真定順天金銀不中程。宜改鑄。別怯赤山出石絨織爲布。火不能然。請遣官采取。桓州峪銀鑛已采十六萬斤。每百斤煉得銀三兩錫二十五斤。鑿錫所入以給鑛工。均報可。七年正月。罷制國用司。立尙書省。以阿合馬平章省事。阿合馬爲人多智巧言。以功利自負。丞相線真史天澤與論財政。屢爲所詘。時人多稱其能。忽必烈汗亟於富國。試以事動。箬成績。由是奇之。授以理財大權。言無不從。阿合馬迎合上意。肆情苛斂。雖親貴私產亦重征勿避。恃汗寵眷。專橫無忌。賣官鬻獄。賄賂公行。初立尙書省。有旨凡銓選各官。吏部擬定資品。呈尙書省。由尙書咨中書。聞奏。至是阿合馬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丞相安童屢以爲

言。汗詰阿合馬。阿合馬言。事無大小。旣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汗默然。九年。并尙書省入中書。仍以阿合馬平章中書省事。而張惠爲右丞。頗附和之。安童見其專恣日甚。不復能容忍。奏言。阿合馬張惠挾宰相權。爲商賈網羅。天下大利。厚毒黎民。民困無所。懇汗以告阿合馬。阿合馬曰。誰爲此言。臣等當與廷辯。安童舉左司都事周祥中木營利事爲質。汗曰。若此。俟徵畢。顯黜之。十二年。伯顏伐宋。旣渡江。捷屢至。汗命阿合馬與姚樞徒單公履張文謙陳漢歸楊誠等議行鈔法於江南。阿合馬條上眾議曰。樞言江南交會不行。必致小民失所。公履言。伯顏已勸諭不換交會。今換之。恐失信於民。文謙言。可否當詢伯顏。漢歸及誠則言。以中統鈔易交會。不難。汗曰。樞公履不識事機。朕嘗以此問左丞陳巖。巖亦以宋交會速宜更換。巖本宋臣。以漣水降者。故汗引其言爲證。今從汝議行之。又奏議北鹽藥材事曰。樞與公履皆言。可聽百姓從便販鬻。臣等謂如是。恐紊亂不一。擬於南京衛輝等路籍括藥材。蔡州發鹽十二萬斤。官鬻禁民

私販從之。又言比因軍興之後減免編戶征稅。又罷轉運司官。令各路總管兼領課程。以致國用不足。臣以爲莫若驗戶數多寡。酌遠就近。仍立都轉運司。量增舊額。選廉幹官分理其事。一應公私鼓鑄之鐵官爲局賣。仍禁民間私造銅器。則民力不屈。而國用可充。乃復立諸路轉運司。以亦必烈金西域人亦思馬因之策亦名亦不刺金札馬刺丁張亦名亦不刺金高富珪蔡德潤紇石烈亨阿里和者完顏迪姜毅阿老瓦丁倒刺沙等爲使。皆其私人也。阿合馬恐言官發其姦利。遂奏請自今御史臺非先白省而擅召倉庫吏。究索錢穀數。及集議中書而不至者。臯之其沮抑臺察如此。阿合馬好殖私產。民有負郭良田。輒收爲己有。性尤淫縱。間有美女。必以計取之。無恥者至獻其妻女。姊妹以求仕。有子二十五人。分據內外要職。聲勢之盛。一時無偶。忽辛者阿合馬長子也。先爲大都路荅魯合臣。兼大興府尹。以不職爲安童所選代。旣而樞密院奏爲同簽。汗亦知其非才。曰彼賈胡事且不知。其可責以機務耶。會湖南行省左丞崔斌被召入覲。汗

問以江南事對曰先以江南官充委任非人命阿里激汰今已顯

有徵驗阿合馬蔽不以聞是為罔上杭州地大委寄非輕阿合馬

乃以不肖子抹速忽本紀作麻速忽阿合馬之次子充荅魯合臣佩之虎符此豈量材

授任之道且阿合馬先自陳乞免其子弟之任今身為平章而子

若姪或為行省參政或禮部尚書或將作院荅魯合臣領會同館

事一門悉處要津自背前言有傷公道有旨竝罷黜之然終不以

是為阿合馬舉未幾以張惠言復忽辛及其弟阿散先等官阿散先亦作阿

散阿合馬之第三子其第四子名忻都惠又請復抹速忽及其從兄弟別都魯丁苦思丁

前職汗始疑惠不從然不一年別都魯丁又以參知政事行河南

等路宣慰使忽辛為潭州行省左丞且進平章矣本紀復職者又有忽失海牙不知是子是姪

汗嘗謂淮西宣慰使昂吉兒賈曰宰相明天道察地理盡人事兼

此三者乃為稱職爾縱有功宰相非可覬者阿里海牙晃麥尤督

丁舊傳麥尤丁据宰相表改亦非其選回紇人中唯阿合馬才任宰相阿里年少

亦精敏阿里蓋西域人至元十五年為行中書省平章南人如呂文煥范文虎帥眾來歸或可以

相位處之

以上所舉皆非蒙元人意
謂蒙元人可相者多也

其爲汗所稱道如此十六年立宣課

提舉司行省阿塔海阿里言宣課提舉司官吏多至五百餘員左

丞陳巖范文虎以爲擾民且侵盜官糧乞罷之中書以聞阿合馬

言昨詔籍江南糧數屢移文取索不以實上遂與樞密院御史臺

及廷臣諸老集議謂設立運司官多奉重宜諸路設提舉司都省

行省各委一人任其事今行省未嘗委人卽請罷之乃歸咎臣等

然臣所委人有到官僅兩月計其侵用至千一百錠者以彼所管

四年較之又當幾何今立提舉司不三月而請罷豈非恐彼姦弊

呈露故先發以制人耶宜令御史臺遣能臣同往按得非法具以

實聞從之時崔斌已自湖南改官江淮行省左丞阿合馬挾前憾

欲中傷之奏請遣官理算江淮自立行省以來一切錢穀遣孛羅

罕歹兒劉思愈等往檢得平章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兒擅易命官

八百員自分左右司官

行省左右司不分與中書異

及鑄造銀銅印違命不散防守

軍等事以聞汗曰阿里伯何以爲辭阿合馬曰彼謂行省嘗鑄印

矣臣謂昔以江南未定便宜行之今昔事異汗怒阿里伯燕帖木兒又以擅支糧四十七萬石徵鈔萬二千錠有奇及奏罷宣課提舉司爲辜竟與崔斌竝坐誅阿合馬在位日久益排斥異己扶植私黨援引姦人郝楨耿仁驟升同列陰謀交通專事蒙蔽以家奴忽都荅兒典兵長其威勢逋賦不蠲眾庶流移京兆等路歲課自一萬九千錠增至五萬四千錠猶以爲未實欲覈之外通貨賄內示威刑舉朝相視莫敢論列有宿衛士秦長卿者慨然上書發其姦比之趙高董卓事下中書阿合馬賄中貴人陰爲之解始寢然由是恨長卿出爲同知興和鐵冶事誣以折閱課鈔數萬緡斃之獄東宮侍臣以其姦狀白皇太子真金皇太子大惡之嘗以弓擊其頰阿合馬創甚口張不能闔汗問之以馬蹴對皇太子適至面詰之曰若恥言爲人擊耶皇太子又嘗於汗前奮拳扶之汗亦不之辜也十九年正月車駕幸上都皇太子從有益都千戶王箸者素疾惡因人心憤怨密鑄銅錠誓擊阿合馬首與妖僧高和尚謀

知阿合馬所憚唯皇太子。乃聚黨八十餘人。以戊寅日詐稱皇太子與國師還都作佛事。夜入京城。晨遣二僧詣中書省。令市齋物。省中疑之。請東宮都總管張九思同知高鰲禪視。皆不識。鰲作西番語詰二僧。皇太子國師何在。二僧失色。又以漢語詰之。亦不知所對。遂執二僧屬吏訊鞫。不服。及午。箸又矯傳令旨。命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前。易不察。遽令指揮顏義以兵往高鰲見之。問何爲。易曰。入夜當自知。鰲固問。易埒耳語曰。皇太子來誅阿合馬也。箸馳見阿合馬。詭言皇太子將至。令省官班候東宮前。取進止。阿合馬卽遣右司郎中脫歡察兒等數騎出關奉迎。北行十餘里。遇其眾。僞太子者責以無禮。盡殺之。而奪其馬。夜二鼓。燭籠儀杖入健德門。莫敢誰何。直趨東宮西門。一人前呼啟關甚亟。高鰲張九思先已入宮。慮有變。與尙書忙兀兒集衛士。各執弓矢以備。戒門者毋擅啟。鰲謂九思。它時殿下還宮。必以完澤賽羊二人先請得見二人。然後啟關。因呼二人不應。卽語叩關者曰。皇太子平。

日未嘗行此門。今何來此。賊計窮。轉趨東宮南門。鵬九思令張子政守西門。自走南門。隔門闕之。燭影下見其徒皆下馬。獨僞太子立馬指揮。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箸卽牽去。以所褻銅錐碎其腦。立斃。繼呼左丞郝楨至。殺之。囚張惠。樞密院御史臺畱守司各官皆遙望。莫測其故。鵬九思自宮中大呼曰。詐也。畱守司荅魯合臣博敦遂持挺擊立馬者墜地。弓矢亂發。高和尚等皆潰去。獨王箸挺身就禽。中丞也先帖木兒馳奏。汗時駐蹕察罕納兀兒水樂舊傳作察罕腦兒聞之震怒。卽日至上都。命樞密副使孛羅司徒和禮霍

孫參政阿里等馳驛還大都討亂者。庚辰獲高和尚於高梁河。壬午與王箸同日棄市。醢之。箸臨刑大呼曰。王箸爲天下除害。今死矣。它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并殺張易。刑官以易爲知情欲傳其首。張九思啟皇太子曰。張易應變不審。授賊以兵。死又何辭。若坐以同謀則過矣。請免傳首。皇太子言於汗。乃止。阿合馬初死。汗猶未察其奸。發帑金爲之具殮。及詢諸孛羅盡得其辜惡。始大怒曰。

王箸殺之誠是也。乃命發墓剖棺戮尸通立門外。縱犬陷其肉。百
官士庶聚觀稱快。子姪皆伏誅。籍其家得巨鑽。又阿合馬嘗導西
域商二人至汗庭獻寶石一。鉅麗純絜光彩迸發。至是亦於其正
妻處收得之。自餘珍寶山積盡沒入官。并斬其正妻。以其次妻及
妾御四百餘賜百姓。其妾有名引住者。櫝藏二熟人皮兩耳具存。
一閹豎專掌其扇鑄。訊問莫知死者何人。但云詛弔時置神坐其
上。應驗甚速。又以絹二幅畫甲騎數重圍守一幄殿。兵皆張弦挺
刃內向。勢如擊刺。畫者陳其姓。又有曹震圭者。嘗推算阿合馬所
生年月。王臺判者。妄引圖讖皆言涉不軌。事聞。敕剝四人者皮以
徇。餘黨七百十四人按等差治。臯以上事凡不在舊傳本紀及它
列傳者並據乞迷亞丁書校補張惠亦坐
罷。惠字廷傑。成都之新繁人。宋尙書右僕射商英之裔孫也。歲丙
申。國兵入蜀。惠年十四。被掠北行。居康合數年。遂盡通北族各種
語言。丞相蒙速速愛之。蒙速速之爲蒙恪汗丞相止張惠舊傳一見
可補宰相表但不知其歷官年月當再考薦事忽必
烈汗潛邸。以謹敏稱。賜名兀魯忽訥特。中統至元閒。累官參知政

事行省山東入爲制國用司副使尙書省立再遷右丞從伯顏伐宋主軍前饋餉凡江淮錢穀事皆領之宋降伯顏以宋主入朝畱惠守臨安惠不待命輒啟府庫封鑰伯顏以聞詔左丞相阿朮平章阿塔海詰之徵還京師阿合馬仍引入中書爲右丞如故阿合馬死惠亦罷未幾以平章行省漳州後二年入朝復命以平章行省杭州未及到官卒於無錫道上年六十二惠有吏才中年居官有聲及老頗以浮沈取譏於世

盧世榮大名人阿合馬專政世榮以賄進爲江西摧茶運使坐贓辜廢阿合馬死廷臣諱言利無以副上意時桑哥方得君薦世榮

謂能救鈔法增課額至元二十一年冬召對稱旨忽必烈汗欲試

之命與中書省臣議所當行丞相和禮霍孫右丞麥朮督丁

舊傳麥朮見丁參政張雄飛溫迪罕皆持正與議不合同日罷詔起安童復

爲右丞相以世榮爲右丞而左丞史樞參政不魯迷失海牙

即廉希憲之畏撒的迷失參議拜降皆世榮所薦也世榮旣驟被顯用卽日坐

中書理鈔法。定金銀價。禁私自回易。通行中外。官吏奉法不虔者。臯之。翌日。同丞相安童奏言。竊見老幼疾病之民。凍餒行乞於市。此非盛世所宜見。宜官給衣糧。委各路正官提舉其事。又奏竹監魚課驛傳諸事。未報。越三日。安童獨對。從容言。世榮所陳數事。乞詔示天下。汗曰。除給丐者衣食外。並依所陳。乃下詔曰。金銀係民間通行之物。自立平準庫。禁百姓私相買賣。不便。今後聽從便交易。懷孟諸路竹貨。係百姓栽植。有司拘禁發賣。使民重困。又致南北竹貨不通。今罷各處竹監。從民貨賣收稅。江淮以南江湖魚課。已有定例。長流采捕貧民。恃以爲生。而所在拘禁。今後聽民自采。軍國事務往來。全資站赤。馬價近增。又令各戶供使臣飲食。以致疲弊。今後除驛馬外。其餘官爲支給。世榮之意。在先反阿合馬所爲。示小惠於民。以立名也。旣而奏鹽每引課銀十五兩。國家未嘗多取。欲以便民。今官豪詭名罔利。停貨待價。至一引賣八十貫。京師且百二十貫。貧者多淡食。議以二百萬引給商。一百萬引散諸

路立常平鹽局。倘商販增價。官平其直售之。庶民用給而國計亦得。又京師富豪釀酒。價高而味薄。且課不時輸。宜一切禁罷。發鈔五萬錠爲本。官自酤賣。向之歲課一月可辦。從之。世榮居中書未十日。御史中丞崔彥言其不可爲相。忤旨罷。明年正月壬午。汗御香殿。世榮奏言。天下課鈔歲止九十三萬二千六百錠。以臣經畫不取於民。但裁抑權勢所侵。可增三百萬錠。事未行下。而中外已非議。臣請與臺院面質上前。汗曰。何必爾。卿第言之。世榮乃言。古有推酤法。今宜立四品提舉司。領全國酒課。歲可得鈔千四百四十錠。本紀云。初民閒酒聽自造米一石取鈔一貫。世榮立推酤法。米一石取鈔十貫。其後罷推酤。仍聽民自造。增舊鈔一貫爲五貫。自王文統誅後。鈔法虛敝。今莫若依漢唐故事。括銅鑄至元錢。及製綾券。與鈔參行。因以所織綾券上之。又言立市舶都轉運司於泉杭二州。官自造船募人駕以入番。官收其利七。商有其利三。禁私汎海者。拘其先畜寶貨。官買之。匿者許告。沒其財之半給告者。諸路雖建常平倉。實無所畜。宜核勢豪所占鐵冶。官爲鑄器鬻民。以所得息合常平。

鹽課糴粟儲倉待時糴貴必能均物價而獲厚利國家雖立平準庫然無曉規運者以致鈔法虛敝諸物踊貴宜於各路立平準周亟庫輕其月息以貸貧民則貸者眾而本且不失又隨朝官吏增奉獨州郡未增可於各郡立市易司領諸牙儉計商貨四十而取一以十爲率四給牙儉六充官吏奉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資糧惟資羊馬宜於上都隆興等路以官錢買幣帛易羊馬於北方選蒙兀人牧之收其皮毛筋角酥酪十分爲率官取其八二與牧者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汗曰汝先言數事皆善固當速行此事祖宗時亦欲行之而不果朕當思之世榮因奏曰臣所行怨之府也後必有陰中臣者臣實懼焉汗曰汝所言皆是惟欲人無言安有是理疾足之犬狐不愛焉主人豈不愛之汝之所行朕自愛也汝無防朕汝於起居飲食閒慎自防之可耳汝之職分既定出入人從不宜過寡亦當謹衛門戶遂諭丞相安童增給導從其爲汗所倚眷如此未幾請罷行御史臺以其所隸按察司直隸都臺又

請隨行省所在立行樞密院。汗曰：行院事前曾議行。由阿合馬任智自私，欲其子忽辛行省兼兵柄而止。汝今行之，於事爲宜。明日奏陞六部爲二品。又奏改按察司爲提刑轉運司，兼領各路錢穀。擇幹濟者用之。其刑名事上都臺。錢穀由部申省。頃之御史臺言初置行臺時，朝廷老臣集議以爲有益。今未見所損，何可遽罷？按察司兼轉運，則糾彈之職且廢。汗亦以爲疑，問安童。安童曰：江南盜賊屢起，行御史臺鎮遏居多。臣以爲不可罷。然與江淞行中書省同治杭州，地偏一方。徙之江州，居江淞湖南江西三省之中，爲便從之。按察司職掌如故。世榮又奏立規措所秩五品，所司官吏以善賈充之，勿限白身人。汗問此何職？對曰：規畫錢穀者。遂從之。參政不魯迷失海牙因奏：世榮姻黨有牛姓者，前爲提舉。今浙西運司課程頗多，請就陞轉運副使。世榮又奏：天下能規運錢穀者，向日多在阿合馬之門。今悉籍入黑簿，其中不乏通才。廢棄可惜。臣欲擇任一二。然懼言者謂臣濫用辜人。汗曰：可用則用之，何懼。